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谢德林作品集 ①

〔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著 黄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谢德林作品集 ①

〔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著 黄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戈洛夫廖夫一家

黄 裳 译

目 录

第一部 家庭会议

第一章	427
第二章	430
第三章	443
第四章	456
第五章	466

第二部 好亲戚

第一章	479
第二章	483
第三章	487
第四章	493
第五章	500
第六章	507
第七章	514

第三部 家庭的清算

第一章	525
第二章	533
第三章	538
第四章	548
第五章	557

第六章	562
-----------	-----

第四部 小 甥 女

第一章	569
第二章	577
第三章	586
第四章	590
第五章	595
第六章	607

第五部 荒唐的家庭乐趣

第一章	615
第二章	623
第三章	636

第六部 荒寂的邸宅

第一章	643
第二章	646
第三章	657
第四章	660

第七部 结 局

第一章	673
第二章	679
第三章	692
第四章	696
第五章	701

译后记	707
-----------	-----

第一部 家庭会议

第一章

有一天，安东·瓦西里耶夫，一处辽远领地上的总管，正在向他的女主人阿琳娜·彼得罗夫娜·戈洛夫廖娃报告到莫斯科去的经过。他是去向那些用缴税的方式向她买得在城市里的居住权的农奴们收取税款的。等他报告一完，她就吩咐他可以退下了，可是他却踌躇着不肯就走，就像还有些别的话想说似的，不过又拿不定主意说出口来。

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对她那些身边的人们了解实在可以说是透彻之至，她不仅懂得他们极细微的一些表情是什么意思，甚至连他们心里转着什么念头都会立刻引起她的不安。

“还有什么话要回？”她一眼盯住他问道。

“没……没什么。”安东·瓦西里耶夫躲躲闪闪地回答。

“别扯谎！准有什么事的！我一瞄你的眼神就明白了！”安东·瓦西里耶夫还是不肯说，并照样不住地倒换着左右脚。“到底还有什么事？跟我说！”她厉声说道，“说啊！说啊！别耍滑头……你这个是非精！”

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喊起她的管家和仆人们来总喜欢用他们的绰号。她管安东·瓦西里耶夫叫是非精并不是因为发现他背地里爱说别人坏话，而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

他所经管的那块领地的中心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村镇，镇上开了不少酒馆。他喜欢在酒馆里喝碗茶，再把他的女主人的威势吹上一通。吹着吹着，有时候就不知不觉把秘密漏了出来。他的女主人手头上总不断地揽着各种官司，于是她的心腹的多嘴多舌就往往把她的锦囊妙计在没有执行之前给抖搂了出来。

“是的，我还有话要回……”安东终于嗫嚅着开口了。

“什么事啊？究竟是什么事啊？”阿琳娜·彼得罗夫娜激动地问道。

一个有权有势的女人，再加上一份特别丰富的想像力，她马上就在心里

想像出各种各样不如意的挫折和对抗，这种念头一下子就完全抓住了她，于是脸也白了，从椅子上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把莫斯科的房子卖掉了。”安东停顿了一下后说道。

“是吗？”

“卖掉了。”

“为什么？怎么会卖掉的？跟我讲。”

“为了还债……当然，不会是为了什么好事。”

“我猜是警察局卖掉的？是法院？”

“我想是的。他们说是在市场上八千卢布拍卖掉的。”

阿琳娜·彼得罗夫娜一下子重重地坐到她的安乐椅里，两眼直直地盯着玻璃窗。她给这个消息弄蒙了，看起来有好一会儿就像失去了知觉似的。就算她听到了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杀了人，或者戈洛夫廖夫的农奴起来造反，在她的领地上不肯替她工作了，或者是农奴制度已经废止这样的消息，她也不会震惊到这个地步。她的嘴唇发着抖，眼睛木然地望着远处，可是什么她都没有瞧见。甚至连那个在围裙下面藏着什么东西从窗口跑过去的小女孩杜尼亚什卡她都没有看见；她也没有看见那个小女孩一眼看到女主人马上就站住脚，转过身子，偷偷摸摸地逃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像这种可疑的举动照例不管在什么时候被发现，准会引起一场彻底的盘查的。最后阿琳娜·彼得罗夫娜清醒过来，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开什么玩笑啊！”这句话说完以后，接着又是好几分钟有着不祥兆头的沉默。

“这么说警察把房子卖了八千卢布？”她又问了一遍。

“是的，太太。”

“他就这么着把遗产糟蹋掉了！好啊……这个恶棍！”

阿琳娜·彼得罗夫娜意识到对得到的这个消息必须有个迅速的决断，可是她却什么都想不出，她的念头困惑地跑到恰巧相反的路上去了。她一面想：“警察卖了它。可是警察是不可能一时三刻就把它卖了的。首先必须造起一张财产清单来，接着就得估价，再下去，拍卖又是不能不登广告的。八千卢布就卖了，我自己两年前出了一万二才买下了这幢房子，一个戈比都不少。要是我知道了它要拍卖，我自己也会出八千卢布买下来的！”

她又转起另外的念头来：“警察把它卖了八千！这是父母的祝福啊！恶

棍！为了八千卢布，就把父母的祝福扔了！”

“谁告诉你的？”她问道，最后终于弄清楚了房子已经卖掉，出一笔便宜价钱把它弄到手的机会是永远失去了。

“伊凡·米哈伊洛夫，那个开酒馆的说的。”

“他为什么不让我早点知道？”

“我猜他是怕。”

“怕！我得让他知道什么叫‘怕’！我要把他从莫斯科叫回来，一到家我就把他给送到军队里去。‘怕’！”

虽然已经走着下坡路，可是农奴制到底还是存在着的。安东·瓦西里耶夫知道他的女主人曾经用过最独出心裁的处罚办法，不过，即便如此，她现在这个决定还是那么出乎意料，连他也为难起来了。他想到自己“是非精”的绰号。伊凡·米哈伊洛夫是个正直的农民，安东做梦都没有想到不幸会降临到他的身上。何况，伊凡·米哈伊洛夫还是他的好朋友和干亲家。现在，突然间，他要被送去当兵了，正是因为他，安东·瓦西里耶夫，这个是非精，没能管住自己的嘴。

“饶了他吧……饶了伊凡·米哈伊雷奇^①吧！”他替他求情。

“滚开……你这个废物。”她用那么大的嗓门喊着，让他再也不敢替他的朋友求情了。

不过在我把故事说下去之前，我想请读者更进一步地认识一下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和她的家庭。

^① 即米哈伊洛夫。

第二章

阿琳娜·彼得罗夫娜有六十岁了，还很精神，总习惯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她举止严厉：她一个人亲手掌管着戈洛夫廖夫一家庞大的产业，不许任何人过问。她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算盘打得很精，几乎都有些吝啬了，跟邻居没什么来往，对地方官吏可不失礼数，对自己的孩子的要求是绝对地服从。他们随便要干什么从来没有不先问问自己：“妈妈会怎么说啊？”总起来说，她具有独立、不屈，在某种程度上是固执的性格，虽然她的这种固执并不是天生的，而主要是由于戈洛夫廖夫整个一大家子没有一个人能反对她。她的丈夫是个轻浮的人，还爱喝两杯。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常说自己既不是个寡妇也不能算是个结了婚的女人。孩子们有的在圣彼得堡供职，其余的都跟爸爸学样，因此就不得欢心，不可能参与任何家政。这样，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很早就有了孤独之感，因此，说真的，自然地发展到全然失去了家庭生活的习惯，虽然“家庭”这个字眼还经常挂在她的嘴上，从外表上看，她的全部生活只受着一种欲望的指引，那就是想搞好家庭的产业，同时再使家政走上轨道。

一家之长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戈洛夫廖夫，从小起就被公认为是个没有条理而又淘气的家伙，他的性格里简直找不出任何一点可以引起像阿琳娜·彼得罗夫娜那种认真能干的女人的同情。他过着一种懒散闲逸的生活，常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就在那里干着学棕鸟叫、雄鸡打鸣之类的事，还写着下流的打油诗句。心血来潮的时候，他就吹起牛来，说他跟诗人巴尔科夫^①曾经做过朋友，并且说诗人临死的时候还为他祝福过。阿琳娜·彼得罗夫娜一开始就不喜欢她丈夫的诗，管它叫“脏东西”、“废料”，而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始终有一个人能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听他的诗，结果自然不久就发生了争吵，争吵越来越凶、越来越频繁，一直到阿琳娜·彼得罗夫娜表现了决然的冷漠和对她的丑角丈夫的轻

蔑以后,才算停止。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从心底里恨他的妻子,夹杂着部分畏惧的仇恨。丈夫管妻子叫“女巫”、“魔鬼”;妻子管丈夫叫“风车”^②和“无弦的巴拉莱卡琴”^③。”

他们就这样在一起过了四十多年,俩人谁都没有觉着这种生活中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时间并没有使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爱胡闹的脾气有所收敛,反而倒发展得更加恶毒了。他除了照着巴尔科夫的风格作诗以外,又开始酗起酒来,并且偷偷地躲在过道里等候着丫头们。一开始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对她丈夫的这种新花样只是感到嫌恶。她也生过气,倒并不是因为忌妒,而主要是看作对她的威权的一种损害。过了一阵子,她就不大在意了,只是提防着不再让这些“贱丫头”替主人送伏特加而已。

打这以后,她就断然地对自己说,她的丈夫实在算不上一个老伴,于是就把自己的精力完全放在经营戈洛夫廖夫一家产业这一个目标上面。在她婚后的四十年当中,她倒真的成功地把她的产业增加了十倍。她用了惊人的耐心和敏锐,由近及远地照管着每一个庄子,秘密地调查出邻近地主和监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然后就出其不意地在拍卖场里出现。在这种猎取财产的进程中,弗拉基米尔·米哈伊雷奇就越来越退隐到后台去,最后终于完全淡出了社交圈。在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他早就成了一个衰朽的老头子,差不多整天躺在床上。他偶尔离开一下自己的屋子,也只不过是把脑袋伸进他妻子的卧室半开着的门里,喊一声:“魔鬼!”然后就走回来又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了。

孩子们也并没有能给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带来多少快乐。说起来她是属于那种独身者的性格的,独立,对别人没有什么要求,她的孩子对她来说只是一种额外的累赘。只有当她一个人处理账目和家政的时候,当她和总管、跟班、管家谈业务而没人打搅的时候,她才觉得能自在地舒口气。在她看来,孩子是生活里一种命定的东西,自己是无权加以拒绝的。可是他们并不能触动她内在的心弦,因为她的心已经完全交给了数不清的家政琐事了。

① 伊·谢·巴尔科夫(1732—1768),俄国诗人,翻译过贺拉斯的讽刺诗。

② 俄罗斯讽刺用语;同风车作战(源于《堂吉珂德》,指徒劳无益的斗争)。

③ 一种三根弦的俄罗斯民间拨弦乐器,又称俄罗斯三角琴。“无弦的巴拉莱卡琴”意为“爱唠叨的人,空谈家”。

孩子一共是四个，一个女儿三个儿子。最大的儿子和那个女儿她连提都不愿意提；对最小的儿子她也多少有些冷淡。只有当中的那个，波尔菲沙，她对有些感情，可也并不是爱，而是近于畏惧的那么一种感情。

她的大孩子，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现在的故事主要讲的就是他，在家里人们管他叫傻瓜斯乔普卡^①或是无赖斯乔普卡。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不得欢心，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家扮演不知是无赖还是小丑的角色。不幸他的天分很好，对周围事物的印象吸取得又快又不费力。从他爸爸那里他接受了无法抑制的恶作剧的癖好，从妈妈那里学会了揣测人性中软弱一面的本领。第一个特性很快就使他成为爸爸的宝贝，这就更增加了妈妈对他的厌恶。常常在妈妈有事出去的时候，爷儿俩就跑到挂着巴尔科夫画像的书房里去，念着放荡的诗句，叽叽喳喳地瞎聊，他们主要的嘲笑对象就是“女巫”，也就是阿琳娜·彼得罗夫娜。不过，“女巫”凭直觉就猜着了他们的那一套，就会悄没声地把车子停在大门的台阶前面，接着蹑着脚尖走到书房门口来听他们开心的把戏。紧接着傻瓜斯乔普卡就得挨一顿狠狠的鞭子，不过斯乔普卡并没有罢休。不论是打还是训斥他都无动于衷，半小时以后他就又玩他的花样去了。他会割断那个丫头安纽特卡的围巾，要不然就在瓦休特卡睡着的时候把苍蝇塞进他的嘴里去，要不就跑进厨房拿出一块大馅饼来（阿琳娜·彼得罗夫娜为了节约，只让她的孩子们吃个半饱），这块大馅饼他总是要跟弟弟们分了吃的。

“真该把你杀死！”他妈妈常对他说，“我要杀死你，而且用不着担什么干系！就是上帝也不会为了这个罚我！”

这种侮辱加在一个柔和、顺从而且健忘的性格上面，不是没有影响的。这并不使他觉得难过，同时也不会激起他的反抗。这只会养成他的卑屈的性格，滑稽的倾向，对事物的合理与否不能判断，缺乏各种远见。这样的性格会受到各种事情的影响，而且可能造成任何后果——醉鬼、乞丐、小丑，甚至是罪犯。

在二十岁上，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在莫斯科的中学里毕业后进了大学。不过他的学生生活可是够苦的。首先，他妈妈只给他免于饿死的一点钱。其次，他是连一点点劳动的意愿都没有的。反而养成了一种该死的才能，这种才能主要表现在模拟的本领上。再次，他老是希望和别人混在一

^① 斯捷潘的爱称。

起,即便是一刻的孤独他都受不了。于是他就扮演了一个轻佻的角色:食客^①,多亏他那随时都可以施展的淘气的本领,很快他就受到了富有的学生们的赏识。虽然他们让他走进他们那个圈子,可是他们却并不以同伴相待,只把他看作一个小丑;于是这就成了大家对他的一致看法。只要一旦被放在这样的地位上,他的身份自然而然地就越降越低,到了四年级的结尾,他的丑角身份就算完全给肯定了下来。多亏他那超强的接受能力和好记性,他顺利地通过考试,得到了学位。

当他带着毕业文凭来到妈妈面前的时候,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只是耸了耸肩膀,说道:“不可思议啊!”然后让他在乡下住了一个月,就又把他还送了圣彼得堡,每月给他一百纸卢布^②的津贴。于是他就开始不断地跑起各个官府部门来了。他既没有奥援又下不了决心自己苦干打开一条道路。这个孩子简直完全丧失了集中注意力的习惯,对官府公事里那些呈文、摘要的工作他都失去了处理的能力。奋斗了四年以后,斯捷潘不得不承认自己绝没有提升到比小官吏更高的希望了。阿琳娜·彼得罗夫娜为了答复他的哭诉回了一封严厉的信,信是这样开头的:“我早就料到了这个,”结尾吩咐他立刻回到莫斯科来。在那里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在她最赏识的农奴们的会议上,决定了把傻瓜斯乔普卡安插在客籍法院^③里,把他托付给一个书吏照管,这个书吏很早以来就一直担任着戈洛夫廖夫家的法律顾问。

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在客籍法院里干些什么,以及他在那里表现怎样简直就是一个谜。可以确定的是,三年以后他就离开了那里。这时候阿琳娜·彼得罗夫娜采取了一种非常的措施。她“扔给了她的儿子一块骨头”,同时这也算是“父母的祝福”。这块“骨头”就是她花了一万二千卢布在莫斯科买的一所房子。

斯捷潘·弗拉基米雷奇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能自由地呼吸。这所房子一年能给他带来一千银卢布的收入,这个数目比起他从前的进项来真算得上是发财了。他用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感谢吻着他母亲的手,并且答应决不辜负她的好意,这时候阿琳娜·彼得罗夫娜说道:“这倒还像话;可是留神,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在当时(1845年前后)1个纸卢布还不值1/3个银卢布。

③ 18—19世纪设立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专门受理来首都办事的外地人和在首都所属省份无不动产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刑事、民事案件。

你这个傻瓜，你可别想再从我这儿拿到别的什么了！”可是，唉！他对管钱是那么没有经验，他对现实生活的知识是那么荒诞可笑，没有过了多久，这一注他以为了不起的收入就显然不够花了。在四五年当中，他完全破了产，只好心甘情愿地参加了那时刚成立的后备军^①。他的那个团刚刚开到哈尔科夫，议和就开始了，于是戈洛夫廖夫就又回了一趟莫斯科，他穿了一身褴褛的军装和一双长筒靴子，这时候他的房子早就给拍卖了，口袋里只有一百卢布。他开始用这笔资金投机起来，就是说，他到牌桌上去碰运气，可是很快就全都输光了。这时候他想起来去拜访那些富有的住在莫斯科的他母亲的农奴。有几个请他去吃过饭；另外两个，禁不住他一趟趟的求告，给他些烟草，或是借给他少量的钱。后来他终于弄得无路可走了。他已经快四十岁，他不得不承认再也经不起那种漂泊流浪的生活了。在他面前只剩下了一条路——回戈洛夫廖夫田庄去。

阿琳娜·彼得罗夫娜的第二个孩子是她的女儿安娜·弗拉基米罗夫娜，这个女孩子她也不愿意提起。

事情是这样的。老太太对安努什卡^②倒的确是寄托了相当的期望的，可是她，不但一点没有满足她母亲的愿望，反而做出了一件丑事，让全县都议论纷纷。在安努什卡离开学校以后，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就把她安置在村里，本来是想让她做一个不必付薪的秘书和会计的，可是安努什卡却在一天晚上跟一个骑兵少尉乌兰诺夫私奔了，而且还跟他结了婚。

“没有父母的祝福，他们就跟狗似的结了婚！”阿琳娜·彼得罗夫娜骂道，“好在这个男人还给了她一个结婚戒指呢！要是换上别的人，占了她的便宜——就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你只能冲着他干瞪眼！”

阿琳娜·彼得罗夫娜也像对付她那痛恨的儿子一样，对她的女儿采取了断然的处置。她也赏了她一块“骨头”，这一回是五千卢布和一座带着三十个农奴的破烂小村子，附带着一所房子，已经破落不堪，风就从没有玻璃的破窗户往里直吹，地板上连一块牢靠的木板都找不出来。两年当中这对年轻人花光了这点钱，骑兵少尉扔下他的妻子和一对孪生的女儿，阿宁卡和柳宾卡，便不知去向。过了三个月妈妈死了，于是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就只好把两个小孤女带回自己家里。她把这一对姐妹安置在侧屋里，指定了年

① 那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

② 安努什卡和后面出现的安努特卡都是安娜的爱称。

老、瞎了一只眼的帕拉什卡来照管。“上帝是仁慈的！”阿琳娜·彼得罗夫娜说，“这两个小孤女吃不掉我多少面包，可是在我的晚年，倒可以给我一点安慰。上帝夺去了我一个女儿，倒给了我两个！”同时她又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儿子波尔菲里·弗拉基米雷奇说：“你姐姐就跟她活着一样丢人地死掉了，还扔下两个孩子套在我的脖子上……”

底下我们要说几句看来似乎是有些说不出口的话，可是为了公正非声明不可，阿琳娜·彼得罗夫娜给了斯捷潘和安娜的那“几块骨头”，就她的经济情况说来，根本是无足轻重的，而且相反，倒间接地增加了戈洛夫廖夫家的产业，因为这下子继承人的数目是减少了。因为阿琳娜·彼得罗夫娜是个严格遵守原则的女人，只要一旦“扔给了他们一块骨头”，她就认为自己对那些并不可爱的孩子的义务就已经完全尽到了。至于她那两个无依无靠的外孙女，她就从未想到时候也得分点什么给她们。她念念不忘的只是尽量设法从她的亡女的小领地上把全部收入拿过来，存放在监管会里。“我这是，”她这样说，“替孤女们存点钱。至于她们的饮食和抚育费，我可一个子儿都没有动用过！因为她们吃掉我的面包反正上帝是会还给我的！”

还有两个小点的孩子，波尔菲里^①和帕维尔，都在彼得堡供职，前者做文官，后者在军队里。波尔菲里已经结了婚；帕维尔则是个老光棍。

波尔菲里·弗拉基米雷奇在家里有三个绰号，“犹大什卡”^②，“吸血鬼”和“乖孩子”，这三个绰号都是傻瓜斯乔普卡想出来的。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波尔菲里就会讨他亲爱的朋友好妈妈的欢心，并且显示了一种谄媚的倾向。他会轻轻地打开他妈妈屋子的门，悄没声地蹭到墙角里，坐在那里，就像入了迷似的，眼睛盯在写字或是忙着算账的妈妈身上。就在那时候，阿琳娜·彼得罗夫娜就已经对她的儿子的婉转乞怜起了疑心。他向她注视的眼神就使她弄不懂其中到底包含着怎样的意义，是怨毒呢还是对父母的虔敬。“我看不出他目光里到底有些什么意思，”她有时候就这样对自己说，“他的眼睛一瞟就像准备扔出一个圈套似的。他把一包毒药递给谁或者想把谁诳进陷阱里的时候大概眼神就是这个样子的。”

她又经常从这里联想到当她怀着波尔菲沙的时候一些有重大意义的细节。那时候领地上住着一个圣人波尔菲沙老头儿，他是个笃信宗教的预言

① 波尔菲里是波尔菲沙的本名，波尔菲沙是小名，后面出现的波尔菲什卡是爱称。

② 意为“伪善者”。